

杏花烟雨四月天

春在四月是最美丽的。冬寒尽,柳飘绿,春花处处,旧燕归来,布谷催春……清明前后,随着一两场春雨绵绵落下,大地处处便见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妙境。

这时,是无论如何不能窝居在家的,一把伞,或一顶斗笠草帽戴了,任意踏上一条乡间的道路,去看这“杏花烟雨四月天”的难得美景。乡间人家多被桃杏包围着,见杏花总有人家和炊烟。杨万里写的“红红白白一枝春,晴光耀眼看难真”的句子最真实,杏花红红白白像天上的云

霞。它渲染着春天的山乡,再有朦胧烟雨,如梦似幻。这时走进景,就像走进了梦幻的仙境,不禁吟诵: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这是杜牧和陆游的诗句,他们时空隔代,地北天南,拈来杏花,各怀异香。我思忖诗中“杏花村”并非地名,恐是酒肆,是盛开的杏花让诗人醉美得信口而吟!然而诗酒自古相得益彰,正所谓杏花村中出佳酿,美酒醉香飘四海。

烟雨蒙蒙,青草离离,路上之人,行色匆匆,多少

有些凄恻。可因了杏花,那淅沥的春雨却愈发可人了。杏花自古惹人喜爱,魏晋南北朝时期,以杏花待客为礼节之尊,周庚信《杏花》诗曰:“春色方盈野,枝枝绽翠英。依稀映村坞,烂漫开山城。好折待宾客,金盘衬红琼。”唐朝好杏花甚过历代,杜牧“莫怪杏园憔悴去,满城多少插花人?”勾勒出唐时街头风景。邵雍“更把杏花头上插,逢人知是看花来。”极言当时插花之盛。

无意贬说古人的敬花、插花,是对美丽的残害,但以为花当为看,自然

更好,何况花开之后,还有青杏的希望呢!我出于对杏花的偏爱,不仅搜罗过前人吟杏之作,还在家乡的院前院后,特意栽植了许多杏树,就为这春天四月看杏花。

我的家乡在数百里的商洛山的蟒岭山间,多山杏,花开时,真是漫山遍野,花白如云,灿烂似霞,风姿绰约,实在撩拨人。这时回家,我不是和妻徜徉杏林赏花,便是和妻收拾几个菜,煮一壶“杏花村”,随坐院边石桌旁沐雨闻香把酒作诗,话说这“杏花烟雨四月天”的美丽…… 文/韩景波

父亲与树

父亲这辈子,好似与树有着不解之缘。

那年,父亲艰苦创业,新建家园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屋后栽满了树。屋后原来是一片空地,村子里的灌溉渠横穿而过,父亲顺渠边栽了一转白杨树,白杨树喜水,不几年工夫,一棵棵小白杨笔直挺拔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,犹如一道天然屏障,静静地守护着家园。前院里父亲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,桃树、梨树、葡萄、杏儿、柿子、核桃、水桃……走进我家,犹如走进了一个农业观光园。

说来也怪,只因我家院子里树多,那些鸟雀常常光顾我家,我家竟成了鸟的天堂!院子里的树杈上,房檐下,围墙缝随处可见鸟窝。各种鸟儿在院子的上空翻飞盘旋,鸣叫嬉戏。就在这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院,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生活。摘桃子,吃葡萄,在树上荡秋千,掏鸟窝,树背后捉迷藏。院子里的这些树成了我童年的乐园,每棵树上都记录着童年的快乐时光。

那年,一个远方的亲戚来我家拜年,在村口打听我家时,村里人笑着告诉他,你看,院子里树最多的那家就是,远方亲戚很快就找到了。父亲得知此事后,高兴地合不拢嘴。没想到,树竟然成了我家的标志。在父亲眼里,树就是我家的“镇宅之宝”。包产到户那年,农民对土地有了自主权,父亲把家里上等的四亩水浇地全栽上了苹果树,建起了果园。一株株幼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,茁壮成长,生机勃勃。广袤的田野上,土坯围墙内的苹果园,郁郁葱葱,犹如镶嵌在黄土地上的一叶绿舟。父亲就是靠这4亩苹果树,维持生计,养活了一家人,供我们上学念书。父亲爱树,胜过爱自己。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、修剪、喷药,样样工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“种德养心,种树培根”,父亲也不忘树的馈赠。冬天,农闲之际,父亲也不得停闲,在每棵树下挖出一米深的坑子,填上柴火沤肥,这种独特的栽培方法,还得到了县果业局的推广。

上世纪90年代,国家号召退耕还林,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。父亲二话不说,承包了村子里的几百亩黄土塬上的荒山荒坡,一头扎进山里就栽起了树。买种、育苗、栽树、护树……几年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,一年四季双腿都沾着泥巴。就这样,日日栽,年年栽,荒山变成万木苍翠的绿色山岗。蓝天下的莽莽群山,连绵起伏,郁郁葱葱,绿波翻涌,遍山遍洼挺直的杨柳在春风中摇曳起舞,挺拔的松柏郁郁葱葱,发出阵阵松涛……父亲创造了一片林子!

如今父亲也老了,苍老的身躯犹如一颗饱经沧桑的大树,满脸的皱纹宛若那皴裂的树皮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恍惚间,我突然觉得,父亲原来就是我们儿女心目中一棵永不弯曲,永远能遮风挡雨的大树! 文/曹雪柏



一人去远方

很小的时候,我在田野里打猪草。四野寂静,风似乎也停止了呼吸。

突然,“轰隆隆”,一列火车从远方而来。那种雄浑而豪迈的声响,让人凛然一震。我迅速抬起头,抹一把额头的汗水,注视着火车由远及近,再由近及远。长长的火车,壮烈地延伸而去,带着义无反顾的豪情,仿佛一位义薄云天的英雄,承载着欲上青天的梦想,冲破天与地的帷帐,呼啸呐喊着,永不回头。

我想象着,火车抵达的远方,一定是瑰丽多彩的。有时我看到火车驶来,恨不得一下子飞奔而去,跳上火车,让它载着我去远方——一个人去远方。

远方,有我向往的草地牛羊,小桥流水,大海浪花……那些美丽的风景,在我的梦里出现了很多次。我的心,似乎是鼓起来

的帆,想要乘风破浪,飞渡沧海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。跟着风的脚步去远方,追随着太阳的方向去远方,去感受别样的精彩。

我的祖母和外祖母,她们的人生字典里,根本没有远方一词。她们的一生,没有走出过方圆十里的小圈子。即使去几里外的村庄赶集,她们也会呼朋引伴,招呼一群人去。对她们来说,一个人去远方,就是一场冒险。我曾指着远方连绵的山对她们说,我要到山的那边去!她们呵呵地笑着说,山的那边还是山。我知道,山的那边,有海,有更辽远的天空,有更苍茫的大地。人真的需要冒险来扩展自己的人生半径,这样才能突出重围,冲到梦想之境。

一个人去远方,流浪,或者旅行;寻访,或者邂

逅;圆梦,或者随缘。到哪里不要紧,见到谁也不要紧,重要的是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彻底忘了自己。那种感觉,是一场惊心动魄的“穿越”。一觉醒来,到了你的前世或者来生。周围是陌生却似曾相识的面孔,他们以花开的姿态冲你微笑,那么亲切而芬芳。你似乎有一种世外高人超然之感,生命中那些来去匆匆的人,还都在原地打转,你一个人抵达了神秘的远方。

一个人去远方,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心有多辽阔,远方就有多远。多年以后,我终于离开了祖母和外祖母不曾走出的村庄,来到了陌生而新奇的远方。远方的远方,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。于是,我一次次离开,一次次抵达,在一路辗转中捡拾着梦想的种子。每一个远方,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壤,把梦

想埋进里面,等待它生根发芽。

迷人的远方和自己梦想中的一样,有草地牛羊,有小桥流水,有大海浪花。偶尔也会在异乡的街头生出几分落寞和孤单,即使落寞孤单,也如异乡的轻云一般,诗意浪漫。

几多分分合合,几番起起落落,我明白了,人生中很多路都是要一个人走的。同行的人,来的来,去的去,只剩自己一个人的远方。在陌生的世界,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伪装,丢掉所有的枷锁,与山水为友,与日月为伴,一个人看夕阳西下,一个人享受细水长流的幸福。

多年里,远方对我始终是充满诱惑的。每当周围的世界拥挤不堪时,我就会抽身而出,选择一个人去远方,去赴山水之约。除了一颗心,什么都不带——一个人去远方。 文/马亚伟

思露花语

仁者看山,心旷神怡;智者观海,心潮澎湃;故而真正坚实和壮美的则是胸中山水。

一日三秋,是诗人的诗情;一叶知秋,是哲人的哲思;春华秋实,是天道的天酬。

源远流长,是水的生命。其水到渠成,是水生命的执著;其水滴穿石,是水生命的顽强。

青山绿水,山水相依,故不独山借秀色于水,水亦借美景于山。

景随时迁,各宜其美:碧柳宜风,青萍宜露,红叶宜霜,苍松宜雪。

花性人性以花养性,性是品性;石性人性以石悟性,性是灵性。

美人蕉是花中美人,君子兰是花中君子,仙客来是花中仙客。

或水中望月,或松下赏雪,或亭上听琴,或窗前吟诵,各是各的情境,各有各的意韵。

漫山枫林,满怀浓情,而只有被秋风点燃后,才会成为绚烂的风景。

风筝,既然飞翔是梦,那就在蓝天下沐浴阳光,把潇洒的影子投射大地。

春天是在冬天的怀中孕育,尽管冬天曾经严酷;光明是从重重黑暗中走出,尽管黑暗曾经强大。

有一种美丽的绽放,因孤芳不自赏更显高尚;有一种幽远的芬芳,因暗香不独享而更受崇尚。 文/巴特尔